

御纂七經書

第十一冊

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三

大禹謨

集傳 謨。謀也。林氏曰。虞史既述二典。其所載有未

備者。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。以爲大禹
皋陶謨益稷三篇。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。今文無
古文有。

集說

孔氏安國曰。禹稱大。大其功。○林氏之奇曰。
堯典旣爲舜典。張本。故舜典之初。卽載歷試
受禪之事。舜典載禹宅百揆。繼舜之任。而其本末
未有所屬也。故大禹謨則載大禹居攝帝位。率百

官若帝之初。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。此其所以謂之虞書也。○陳氏大猷曰。書名大禹謨。以此書多禹之謨也。禹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。○金氏履祥曰。二典。虞書之經。三謨。猶二典之傳。○吳氏澄曰。典者。載堯舜二帝之善政。謨者。載禹皋陶二臣之嘉言。○許氏謙曰。三謨皆陳於帝舜之前。乃舜典之別篇。禹謨自格汝禹以下。舜晚年事。以禹王天下。故在皋益之前。○王氏樵曰。禹謨中有益而篇名大禹謨。以禹為主也。皋陶謨中有禹。而篇名皋陶謨。以皋陶為主也。

曰若稽古大禹曰。文命敷于四海。祇承于帝。



命。教。祇。敬。也。

姚氏舜牧曰。堯舜禹相傳。只是一箇敬字。祇承者。敬之謂也。

帝。謂

舜也。文命敷于四海者。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。朔南暨。

聲教訖于四海者。是也。

楊氏肇芳曰。數非推致。盛德精神。自然翔洽也。

史臣言

禹既已布其文教于四海矣。於是陳其謨。以敬承于舜。如下文所云也。文命。史記以為禹名。蘇氏曰。以文命為禹名。則敷于四海者。為何事耶。

大學堂書

集說

林氏之奇曰。此書主為舜而作。自舜之時言之。禹尚為臣。未可以君天下之辭而稱也。故曰若稽古大禹。○呂氏祖謙曰。聲教如此。亦已至矣。方祇承于帝。無一毫自有之意。見禹有君民之大德。有事君之小心。然祇承與重華異。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。祇承不過坤承乾之象也。○王氏肯堂曰。帝以好問樂善而咨詢於下。禹以責難陳善而祇承於上。此二句為謨之起語。如湯誥諸篇之有本序。○孫氏繼有曰。舜以文德之君。禹

以文德佐之。故聲教四訖。
禹之文命。卽舜之文命也。

曰。后克艱厥后。臣克艱厥臣。政乃乂。黎民敏德。

集傳

曰以下。卽禹祇承于帝之言也。艱難也。孔子曰。爲

君難。爲臣不易。卽此意也。乃者。難辭也。敏。速也。禹言君
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。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。夙夜
祇懼。各務盡其所當爲者。則其政事。乃能修治而無邪
慝。下民自然觀感。速化於善。而有不容已者矣。

集說

蘇氏軾曰。君臣各艱畏。則非辟無自入。民利在爲
善。故敏於德。○林氏之奇曰。世之人。徒以舜之爲

君恭已正南面而已。不知舜之君臣。其都俞賡歌於
堂之上。自一話一言。未嘗不以克艱爲戒。惟君臣不忘
於克艱。茲所以享無爲之治也。○朱子曰。自后克艱。厥
后至四夷來王。只是一時說話。後面則不可知。○呂氏
祖謙曰。克艱者。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。君克艱。君之
事。臣克艱。臣之事。思不出其位也。○真氏德秀曰。禹言
君臣之道。蔽以克艱一言。可謂至矣。蓋以爲難。則存敬
畏之心。以爲易。則啓驕逸之志。此治亂安危所自。分。○
王氏樵曰。政乂民化。正見不可不克艱也。蓋政自君臣
出。而民則觀上而興者也。得於觀感。風動神速。故下箇
敏字。

帝曰。俞允若茲。嘉言罔攸伏。野無遺賢。萬邦咸
寧。稽于衆。舍己從人。不虐無告。不廢困窮。惟帝

時克。

集傳

嘉善攸所也。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

以廣延衆論。悉致羣賢。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。無不得其所矣。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。無以及此。而惟堯能之。非常人所及也。蓋爲謙辭以對。而不敢自謂其必能。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。程子曰。舍己從人。最爲難事。己者我之所有。雖痛舍之。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。

孫氏繼有曰。舍己從人。則計在必行。不難以一言止之事。雖已遂。不難以一言挽之。絕無繫吝。

方謂之從。

集說

孔氏安國曰。考衆從人。矜孤愍窮。凡人所輕。聖人所重。○孔氏穎達曰。言之善者。必出賢人之口。但言之易。行之難。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。故嘉言與賢異其文。○張子曰。稽衆舍己。堯虛其心。以爲天下也。○王氏安石曰。舜后也。故但言堯克艱事。今案定公問一言興邦。孔子對以君難。臣不易。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。意亦類此。○蘇氏軾曰。無告。天民之窮者。困窮。士之不遇者。○朱子曰。無告。困窮。自非大無道之世。孰肯虐而廢之者。然心力用不到。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。須是聖人方寸理會。無一處不到。○真氏德秀曰。知爲君之難。易知其難。而能盡其道者難。故曰允若茲。惟帝時克。堯稽衆以求事理之當。舍己以從人情之公。無告。易虐而不虐。困窮。易廢而不廢。皆自克艱一念爲之。孔子論博施濟衆。修己安百姓。皆曰堯舜其猶病諸。可謂知堯之心。

矣。○傳氏元初曰。舜置敢諫之鼓。一如堯時。管子曰。舜有告善之旌。而主不蔽。王仲淹曰。堯有衢室之問。舜有總章之訪。并天下之謀。并天下之智也。

孟子謂舜聞一善言。若決江河。沛然莫之能禦。在深山中。時尚如此。況在廷之陳謨乎。觀其一聞禹克艱之言。即知廣聽納。燭幽隱。凡治天下之要道。皆出於此。此即決江河莫禦之氣象也。而猶不敢自居。以爲帝堯能之。其真知克艱者哉。

益曰。都。帝德廣運。乃聖。乃神。乃武。乃文。皇天眷命。奄有四海。爲天下君。

集傳

廣者。大而無外。運者。行之不息。大而能運。則變化

不測。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。則謂之聖。自其聖而不可
知而言。則謂之神。自其威之可畏而言。則謂之武。自其
英華發外而言。則謂之文。

潘氏士遴曰。經文武倒者。取韻句也。眷。顧。奄。盡。

也。堯之初起。不見於經。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。觀益
之言。理或然也。或曰。舜之所謂帝者。堯也。羣臣之言帝
者。舜也。如帝德罔愆。帝其念哉之類。皆謂舜也。蓋益因
舜尊堯。而遂美舜之德。以勸之言。不特堯能如此。帝亦
當然也。今案此說所引。比類固爲甚明。但益之語。接連

上句惟帝時克之下。未應遽舍堯而譽舜。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。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。依舊說贊堯爲是。



孔氏安國曰。益因舜言。又美堯也。言堯有此德。故爲天所命。所以勉舜也。○朱子曰。都。歎美之辭也。都者。君子之居。鄙者。野人之居。故古者謂野爲鄙。謂都爲美也。○真氏德秀曰。廣運而與天同德。故能受天之命。益之勉舜。全在廣運二字。○陳氏櫟曰。廣。聖德之全體也。運。聖德之大用也。聖神全體之不可見者。武文大用之可見者也。其可見者。卽不可見者之發見呈露也。

禹曰。惠迪吉。從逆凶。惟影響。

集傳 惠順迪道也。逆反道者也。惠迪從逆，猶言順善從

惡也。禹言天道可畏，吉凶之應於善惡，猶影響之出於

形聲也。以見不可不艱者，以此而終上文之意。

集說

陳氏經曰：當順道之時，反已無愧，心廣體胖，其吉孰大焉。外此而言吉，是徼倖於非望之福也。當從

逆之時，十目所視，心勞日拙，其凶孰甚焉。外此而言凶，是其爲禍可得而逭也。○胡氏士行曰：迪則吉，逆則凶，非於善惡之外，別有福福也。其應之速可知。迪卽克艱之道。○王氏樵曰：惟影響，非言其必然之應，乃言其非自外來，皆由此出。不曰如影響，而曰惟影響，善惡吉凶卽是影響之理。○潘氏士遴曰：惠迪不言福而言吉，從逆不言禍而言凶，蓋聖人論吉凶，不論禍福也。觀三百八十四爻所教，決擇趨避之意，惟曰吉凶悔吝，而未嘗

一及於禍福。所謂知幾其神。見幾而作。正謂此也。

益曰。吁。戒哉。傲戒無虞。罔失法度。罔遊于逸。罔淫于樂。任賢勿貳。去邪勿疑。疑謀勿成。百志惟熙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。罔咄百姓以從己之欲。無怠無荒。四夷來王。

集解

先吁後戒。欲使聽者精審也。傲與警同。

朱子曰。古文作敬。開

元改

虞度罔勿也。法度法則制度也。

呂氏祖謙曰。不獨政事紀綱之謂。一

身之閒。動作飲食。莫不有法度。動容周旋。皆中於禮。

淫過也。

葉氏夢得曰。淫。如水之浸淫而不返。當

四方無可虞度之時。法度易至廢弛。故戒其失墜。

朱子曰。言

當警戒於無虞度之時。謂戒於無形也。

逸樂易至縱恣。故戒其遊淫。言此

三者所當謹畏也。任賢以小人閒之。謂之貳。去邪不能

果斷。謂之疑。謀圖爲也。有所圖爲。揆之於理而未安者。

則不復成就之也。

夏氏僕曰。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。謀是用不潰于成。當自作一句。不連

上文。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。拂逆也。九州之外。世一見曰

王。陳氏師凱曰。周禮秋官大行人云。九州之外。謂之蕃國。世壹見。注云。九州之外。無朝貢之歲。嗣王卽位。乃

一來耳。帝於是八者。朝夕戒懼。無怠於心。無荒於事。則治

道益隆。四夷之遠莫不歸往。中土之民服從可知。今案

益言八者亦有次第。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。

俞氏鯤曰

逸就身說。樂就心說。

則心正身修。義理昭著。而於人之賢否孰爲

可任孰爲可去。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。皆有

以審其幾微。絕其蔽惑。故方寸之間。光輝明白。而於天

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。

胡氏士行曰。因民譽可以驗已治。舍大道

而行小惠以干之則不可。

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拂。

孔氏安國曰。專欲難成。犯衆興

禍故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。

此其懲戒之深旨。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。苟無其本。而是非取舍。決於一己之私。乃欲斷而行之。無所疑惑。則其爲害。反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可不戒哉。

集說

王氏安石曰。罔失法度以下。修之身者也。任賢勿貳以下。修之朝者也。罔違道以下。施之天下者也。○林氏之奇曰。禹旣以吉凶影響之理。陳戒於舜。益於是申言。所以儆戒之道。當如此也。○舜之盛德。於淫佚荒怠等事。雖不至於此。然而儆戒之意。實未嘗敢忘。此益之所以拳拳爲舜言之也。○朱子曰。此一段先說儆戒無虞。蓋制治未亂。保邦未危。自其未有可虞之時。必儆必戒。則不至失法度。遊于逸。淫于樂矣。若無儆戒底心。欲不至於失法度。不遊逸。不淫樂。不可得也。旣能如此。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。正者謀可疑者。無可疑者。

若是自家身心顛倒。便會以不賢爲賢。以邪爲正。所當
疑者。亦不知矣。何以任之。去之。勿成之哉。蓋此三句。便
是從上面有三句了。方會恁地。又如此。然後能罔違道
以求名。罔拂民以從欲。蓋於賢否疑審。有所未明。則何
者爲道。何者爲非道。何者是百姓所欲。何者非百姓所
欲哉。○時氏淵曰。人只有一心。安得有百志。蓋志者。心
之所之也。聖人動與理契。凡精神心術之運。隨所之而
光明盛大。故謂之百志。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。謂
不偏於人也。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。謂不偏於己也。○
陳氏大猷曰。多事之際。常情皆知儆戒。無事之時。明主
猶或玩弛。儆戒則強立而清明。玩弛則頽放而昏塞。○
俞氏鯤曰。戒其干譽。則或至拂民。戒其拂民。則或至干
譽。傳曰。以欲從人。則可以人從欲。鮮濟以欲從人。非克
己愛民之君不能也。然苟不主乎理而主於從人。則鮮
不違道干譽矣。道義之正。雖順民而不得謂
之干譽。民心之公。雖獨斷而不得謂之拂民。